

7月9日，盛暑郁热的晌午时分。邮递员为我送来一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发来的陈早春同志的讣告，文内说，“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、党委书记、总编辑陈早春同志因病于2018年7月2日8时04分在北京航天总医院逝世，享年83岁……”

惊悉噩耗，彻夜难眠。

抚今思昔，近30年时光倏忽而过。

犹记得，1991年的初夏我初中肆业，因自小想要当一个作家，年轻懵懂的我唐突地提笔寄信给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《当代》杂志主编秦兆阳老作家。

可能被我书信中积极要求上进的言语打动，秦老先生在75岁高龄的1991年9月8日，从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的住处，给那时年仅19岁的我，亲笔回复了一封200字左右的蝇头小楷书信，并随信附赠10元钱：“……我早已离休在家，年老多病，行动不便。家里虽有些适合你读的书，可邮寄很不方便，只好寄去十元钱，供你买书之用……”

在我与秦老作家“神交”三年之后，1994年的11月17日，一个寒气袭人的日子，我惊愕地收到一封寄自人民文学出版社“秦兆阳同志治丧小组”的讣告。文内说，“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当代著名作家、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、《当代》杂志主编秦兆阳同志于1994年10月11日下午6时因病医治无效，不幸在京逝世，享年78岁……”

我孤独寂寞地枯坐于家中，捧读讣告，号啕大哭。我噙着泪，伏案提笔给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早春先生致函。

没过多少天，陈社长居然给我回复了一封抚慰我伤逝情愫的书信。

他的书信是用黑墨水的钢笔写就，信里是端秀遒劲的字迹：

纪念

伤逝诀别的情谊

——怀念陈早春先生 □朱水兵

朱水兵同志：

对秦老充满真挚感情的来信我诵读一遍也深受感动！的确，秦老无论文品和人品，都是极为高尚的。像他这样的老作家、老编辑在我们社内有不少。是他们形成了我社的老传统、老作风。在广大作者和读者中赢得了信誉和信任。你的来信对我们出版社也是一种鼓励。你上次的信，等我发现时秦老已去世了（因我阅信和处理信件很不及时，经常外出开会，回家报到、信札、稿件都是大摞大摞的）未能让秦老生前阅读。现在只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。根据秦老生前的遗嘱，后事从简。未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追悼会。但生前友好和我社职工仍去护灵。你如要给秦老家属去信，可按原地址，寄给他的儿子秦万里。

写此奉复，即请：冬安！

陈早春

1994年12月2日

可以想见，与他朝夕相处、亲密无间的老同志、老朋友秦兆阳老作家驾鹤仙去，作为老兄弟的他怎能不倍感悲伤与痛苦？可他强忍他内心的伤悼情愫，一丝不苟地复信给我，寄往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这个小渔业村里的我，劝我节哀顺变，鼓励我化悲痛为力量，汲取继续前行的信心

与温暖。

大概在1995年4月份，我一路颠簸将近20个小时的旅程，到了人地生疏、繁华热闹的京城，当时借住在3年前因邮购图书而结识的《文艺报》记者于江位于北京东总布胡同一个小四合院的小房间里。择日由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我一同拜访陈早春社长。仨人晤面相谈甚欢。

陈社长端坐在宽大明净的办公桌前，西装革履，精神矍铄、和蔼慈祥，一下子就打破了我的局促与拘谨。临别时，他欣然赠送与时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万家骥同志，呕心沥血合著44万余字的《冯雪峰评传》一书并郑重签名留念：“朱水兵同志指正——陈早春 1995年4月”。字迹工整，苍劲而有力。

后来我又擅自到陈社长家中做客，他又签名赠送了社刊——《当代》大型文学刊物1995年第2期。在这一期散文编辑中刊载了他的散文《家乡的桥》。还记得当时陈社长的夫人一边在厨房里忙着烹饪菜肴，一边侧着脸柔声细语地问我，是不是个作家？我心里一急，就有些语无伦次了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总是感到有两双温情而严厉的眼睛在凝望着我，给我压力，也给我动力！

此后我们间或互致问候的电话。至今我珍藏了不计其数与陈社生长生来往的贺年卡片、书信。

殷殷之情，拳拳之心。

去年11月初，我兴致勃勃地赴京旅游，选择了一个离陈社长居所——北京方庄芳古园一区不远的一个精品酒店。尔后与陈社长电话预约，择一日上午我便前去他家拜访。上了小区7楼叩开陈社长门扉时，接待我的是两个耄耋之年的身影，陈社长携夫人如邻家老翁般把我让进家中。斑驳的阳光从这个老旧小区的窗外照射进来，我与他夫妇二人面对面地坐着，会意地微笑着。大家寒暄数语，互倾阔别久矣的情愫。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再坐下去恐有失礼貌，主动起身告辞。陈社长与夫人坚持送我出门，下了7楼一直把我送上街道才依依不舍地回转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那次京城揖别，竟成了我与敬爱的陈社长最后一面。

我再也见不到他澄澈开怀的笑容，再也听不到他那沉稳亲切的话声了。他是广大作家和读者的良师益友，我更视他为文坛天使，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。

泉路迢迢，其行未远！

陈社长，一路走好！

王沂东作品

想起母亲就想哭

□ 韩石山

记忆



我小时候，不怎么看得起我的母亲。她的漂亮，当年没有察觉；她的贤惠，更没有体会。只觉得她太糊涂，甚至可以说是愚蠢。再就是，嘴太笨。不说跟外人说话了，就是跟我说话，也是理短似的，嗫嚅嚅，没个痛快的时候。晚年她得了失语症，我一面心疼，一面又想，若她像我这样伶牙俐齿，虚说白道，什么病都可以得，也不会得这么个病。

我家有些特殊，父亲在外省工作，每年只有短短的十几天假期，平日，家里是祖父祖母当家。母亲15岁嫁到我家，直到祖父母过世，一直是个小媳妇。祖父也有工作，在镇上的百货公司，家里实际当家的是祖母。祖母是继室，只比她大10岁，很严厉，说一不二，偶尔也会问我想要吃什么，就让做顿什么，从来不会问她。她呢，只有做饭的份儿。这也是让我看不起的一个原因。

上小学时，学校要交什么费用，多是跟祖父要，有时祖父不在家，也会跟母亲要。记得有次要买什么，三毛钱吧，我说五毛。母亲一面掏钱一面问：够吗？那一刻，一面后悔没有多说些，一面又暗埋怨母亲太糊涂，这么个小把戏也识不破。后来多次都是这样，不问别的，只说：够吗？

大学毕业，迷上写作，有次在老家，要写篇散文，想写些小时候的事。便问母亲，当年我那样骗她，她就没一点感觉吗？我希望她说，她是感觉到了的，只是太爱我这个儿子，也就不点破。不料母亲瞪着那双美丽而略显痴愣的大眼，反问我：你那么小，就骗你妈妈吗？弄得我一点情绪也没有，文章，只好不写了。

上了中学离开家，每年只有假期才会回去。假期满了，临走的时候，不管给带什么好吃食，叮嘱的话只有一句：学好，甭惹事！晋南话，“甭惹事”读音如“baorasi”，听起来要多土有多土。这个时候，我常是脖子一拧，一脸地不屑。心想，“听党的话，报效祖国”，这样的话你不会说，“听老师的话，好好念书”，这样的话也不会说吗？

直到我经历种种磨难，一事无成而身心疲惫，有时间回味自己大半生得失的时候，才悟出母亲那“学好，甭惹事”的教诲，是多么的简要，多么的贤明。“学好”等于指明了一条开阔而自律的前行之路，“甭惹事”等于避开了任何意外的伤害，平安地成长。前有引导，后有护佑，怎么能成不了一个好人，成就一番事业呢？淳朴而真挚的情感，是与神明相通的。可惜我只记住了前面两个字，而忽略了后面三个字，就是前面两个字，也只理解为学习好，落得蹭蹬大半生而无所作为。

六十几岁，母亲失语，每年我都要回去看望她。她已说不成完整的话，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词。一见面，冲我笑笑，眼里就溢出了泪水，然后呜呜地叫着，低头往我怀里撞。这个时候，我也忍不住流下眼泪。撞上几下，抬起头，仰起脸，瞪着那双依然美丽却更显痴愣的大眼，撇撇嘴角，突兀地就是一句：好！明明该是一句问话，说出来却是感叹，只有我能听出，这是她那句贤明的教诲的缩略，说全了该是：你学好了吗，惹事了吗？这时我只有重重地说：妈，好着哩！她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点点头。扶她在沙发上坐下，此后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静静地听我和父亲谈话。隔上一会儿，她指指厨房，示意父亲，该给我做饭了。

想想自己这一生，妻子儿女都没什么对不起的地方，最对不起的，该是我那贤明而略显糊涂的母亲。

如今我也老了，一起母亲就想哭。

随笔三则

□任溶溶

我爱英国文学

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童话是《木偶奇遇记》，可是还有一本童话我也一直看，就是赵元任翻译的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。好莱坞把它拍成电影，记得广州金声电影院开张放的第一部片子就是它，当时我在广州，去看了。只是这个童话后面写的是扑克牌王国的事，我对扑克牌一窍不通，也就不感兴趣。因此这部童话在我的爱好中就不及《木偶奇遇记》。

英国的文学历史悠久，有许多伟大作家。对莎士比亚，怎么会不爱呢？还有狄更斯等等。不过我对英国文学作品，还是从好莱坞电影那里看得多。如《罗密欧和朱丽叶》，我还记得莱斯利·霍华德和诺玛·希拉演出的片子。戏剧大师曹禺还译过这本书，取名《柔密欧与朱丽叶》。

我特别喜欢英国现代作家肖伯纳，他的《卖花女》让一个卖花女被改造为贵族小姐后受到追求，对社会讽刺入木三分。这书有林语堂的译本，还有电影，我都看了。肖伯纳还来过中国，与鲁迅先生结识。

英国儿童文学历史也很悠久，我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，就译了英国古典作家内斯比特的儿童小说《铁路边的孩子们》、格雷厄姆的《柳树间的风》、巴里的《小飞侠彼得·潘》，还译了现代儿童文学作家米尔恩的《小熊维尼》、特拉弗斯的《随风而来的玛丽阿姨》、达尔的《查理和巧克力工厂》等。所有这些作品介绍过来，我想一定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得到快乐。

“文革”期间读书

我年轻时爱看外国小说，回想起来，看得最多的是日文翻译的外国小说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我一度在编译所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料存在那里，有全套几十部日文外国小说，我就一部一部看。其中一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法国作品《曼陀》，写一家家庭妇女白天到妓院卖淫挣钱养家。“文革”期间我没白过，就因为有整套日本文学名著供我读。

当然，我借书也不能随时借，只有当好友吴钩陶同志在资料室当班时我才借。他了解我。

广州话中的音译词

有些外来音译词在广州话里已成日常用语，老太太也会信口说出。

例如：寄信要贴士担，士担即stamp，邮票。

睇戏要买“飞”，“飞”，即fee，入场券。

个bibib好得意(那娃娃很好玩)，bibib即baby，也叫bibib仔。

上大楼可以坐lib，lib即lift，电梯。

双妹嚟花露水，嚟，mark，即牌子，也叫嚟。

说时间的“十点一个骨”，即“十时一刻”，“骨”是quarter的音译。

在广州话里，音译词就是用得这样普遍。

原上草
束山林作品

第321期

里叶荷

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
有美一人，伤如之何？
寤寐无为，涕泗滂沱。

初秋早上，新安江静寂，细小波纹，无声聚合、扩张、消散。江畔馒头峰，凝固江水中，与墨绿倒影合，偌大一个绿葫芦卧浮。暑热未消，秋蝉嘶哑。我们一行十数人，去看里叶荷花。那荷田起伏，荷叶亭亭，红荷白荷，绵延至十里。

万花都落了，惟独这荷，乘着黑夜无人，悄然绽放。我今早遇到，最是缘分。只她终要败去，我也终不可与她相伴。既如此，又何必遇见？但我站在荷前，凝神屏息，将那红瓣看成透明，就惊讶，何以佛之转世、重生，都从莲花座来，小哪吒剔肉还骨，将莲花为容，莲叶作裳，莲藕为胳膊为腿脚，才算新生。那样一个小小莲子，就孕育整个新生儿，生命流转，又恰恰从淤泥中来。

8月原是悲伤之月。酷热汹涌，也如泪水，来势凶猛，不可预期。

一年辰光，盛极而衰，便在8月。最热烈的阳光，最长的白昼，最将生命力气耗尽了，还在叫唤的蝉，叶片最熟绿的柳树，最深沉的墨绿江面，盛开如花朵的姑娘裙子，最甜最黑的葡萄，葡萄样的醉人深吻，最缠绵无法醒转的梦。最繁忙的蚂蚁们、蜜蜂们、水手们、水里的鱼儿们。最红最醉的荷花们。又恰巧最有机缘遇见这些个荷花的我、我们。

土地与生长



建德山水人

□赵荔红

我不必担心蝉在深秋的嘶哑，也不必怜惜紫薇花才刚在枝头眨眼就落在水潭散碎的点点，自也不必去想冬日枯荷的雨声怎样。我只想着这8月荷花，总会是一年新生，一年年红到透明。

从胥溪至富春江

八点半后出发前去梅城。大巴停在乾潭镇，转乘景区巴士，沿山道向下游行。新安江流经建德市区，乾潭镇一带是其支流，名胥溪，梅城之后注入富春江。夏末秋初，轻车飞驰，右边是山体，左边是青碧水流，风呼呼凉意生，又且友朋在侧，一路喧笑闲谈，连日来的闷热、烦躁一扫而光。浙西建德桐庐富阳一带，不独山水明秀，人文遗迹亦丰厚，一路行来，风景处处——

乾潭镇原名胥村，有胥溪流经，胥溪源头在胥岭，出口名为胥口，在如今的七里泷。这些地名，都与伍子胥相关。相传伍子胥自楚奔吴，为逃楚王追杀，在建德桐庐交界处隐居耕种，三年后方离去。伍子胥带兵攻打父邦，几乎灭了楚国。若从现代国家角度可谓叛徒，但民间纪念他，无外乎是两样：一是“杀父之仇不共戴天”；二是对吴王的忠义，伍子胥是被奸佞所害，一腔怨气无法申诉。民间赋予伍子胥孝忠双全的意义，这是楚、吴、越地民间纪念他的缘故。伍子胥死后被封为钱塘江潮神，端午节吃粽子习俗，原也与他相关。

入梅城(严州府)不多远，有一青柯书院，内有青柯亭一座，亭边有两棵800多年桂树，银桂枝叶繁茂，金桂只剩枯杆在。此处

著名，是因《聊斋志异》首刻本完成于青柯亭，即青柯亭本，或曰青本。此后刻本的流行大大传播了《聊斋》，但后来版本皆以青本为祖本。

小说演义中，以严州为背景的也有许多。诸如：《水浒传》116、117、118三回，写宋江征讨方腊，在七里泷、乌龙岭一带与方腊交战。乌龙岭应该在七里泷上游的乌石滩。方腊是新安江上游淳安县人，败退后退守睦州一带，史书中只隐约提及宋江参与平方腊事，但《水浒传》将之渲染，在这场战役中，陈亡将佐59人，三阮只剩下阮小七，宋江驻扎水军之地，就在乌石滩。《金瓶梅》写到严州，是西门庆被杀后，女婿陈敬济投奔严州府，差点被孟玉楼夫妻所害之事。《官场现形记》描写了严州官府的黑暗腐败，土匪作乱，省城官兵为邀功，胡乱将平民百姓做土匪盗贼杀了上缴之事。

这一带，文人骚客多有往来，比如严子陵，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。严子陵年轻时与刘秀抵足而眠，刘秀称帝，他却归隐，李白赞其“身将客星隐，心与浮云闲”。长揖万乘君，还归富春山”。李白顺流而下到建德时，留诗：“借问新安江，见底何如此。人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里。”孟浩然的《宿建德江》：“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”杜牧44岁时任睦州(即严州)刺史三年，《睦州四韵》云：“有家皆掩映，无处不潺湲”。范仲淹，被贬为睦州知州，虽仅半年，但他修学校，办书院，建严子陵祠，写有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在此地留下许多优秀诗篇。